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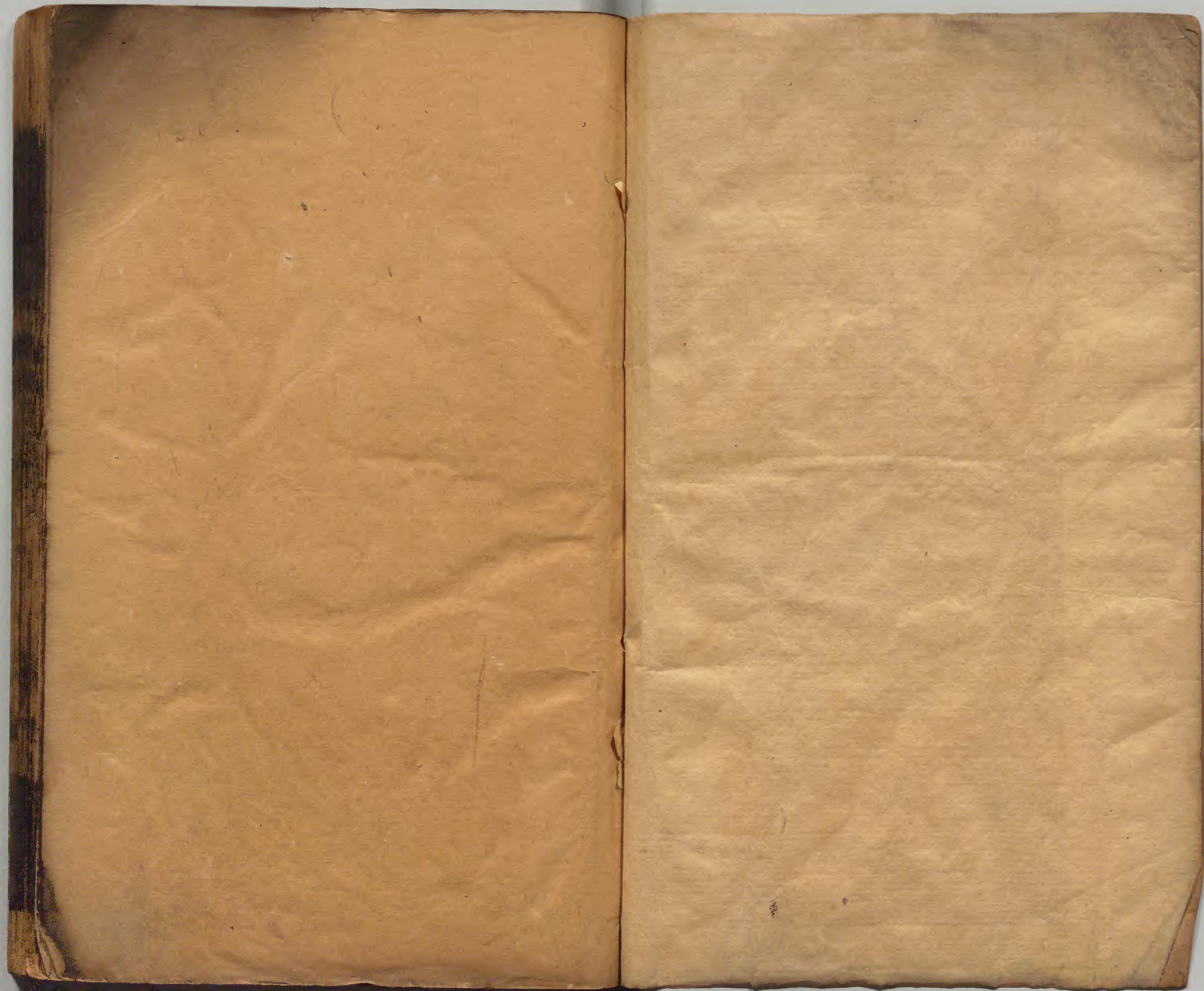


漢書
卷之六

一	六〇一七
二	一五〇七
三	一〇〇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1)
函號	298251





朱子語類

語錄

池州所刊語錄四十一卷

續增張洽錄一卷

德州所刊語錄四十六卷

興州所刊語錄二十六卷

建寧所刊語錄二十卷

語類

蜀中所刊語錄一百四十卷

崇州所刊語錄四十二卷

中央圖書館
圖書

朱子語類大全

語錄

池州所刊語錄四十三卷

續增張洽錄一卷

饒州所刊語續錄四十六卷

饒州所刊語後錄二十六卷

建寧新刊別錄二十卷 新附入

語類

蜀中所刊語類一百四十卷

徽州所刊語續類四十卷

淺草文庫

朱子語類

池州刊朱子語錄後序

海菴朱先生所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竊記之先生沒其書始出記錄之語未必盡得師傳之本旨而更相傳寫又多失其本真其或輒自刪改雜亂訛舛幾不可讀李君道傳貫之自蜀來仕於朝博求先生之遺書與之游者亦樂爲之搜訪多得記錄者之初本其後出守儀真持庾節於池陽又與潘時舉葉賀孫諸嘗從游於先生之門者互相讐校重複者削之訛謬者正之有別錄者有不必錄者隨其所得爲卷帙次第凡三十有三家繼此有得者又將以附於後特以備散失廣其傳耳先生之著書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備矣師生函丈間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竦然如侍燕閒承馨歆也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已足書之傳豈小補哉貫之旣以鈔

諸本以翰與聞次輯而俾述其意云嘉定乙亥十月朔旦門人黃榦謹書

饒州刊朱子語續錄後序

嘉定乙亥歲仲兄文惠公持節江左取所傳朱文公先生語錄錢木池陽凡三十有三家其書盛行性傳被命造朝益加搜訪由丙戌至今得四十有一家率多初本去其重複正其訛舛第其歲月刻之番易學宮復考池錄所餘多可傳者因取以附其未合池錄與今錄凡先生平生所與學者談經論事之語十得其九嗣有所得尚續刊之池錄之行也文肅黃公直卿既爲之序其後書與伯兄乃殊不滿意且謂不可以隨時應答之語易平生著述之書性傳謂記者易差自昔而然河南遺書以李端伯師說爲首蓋端伯所記伊川先生嘗稱其最得明道先生之

旨故也至論浩氣一條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云者伊川乃濂不謂然端伯猶爾况於其他直卿之云真是也然嘗聞和靖先生稱伊川之語曰某在何必觀此書而文公先生之言則曰伊川在何必觀伊川亡則不可以不觀矣蓋亦在乎學者審之而已先生家禮成於乾道庚寅通鑑綱目西銘解義成於壬辰太極通書義成於癸巳論孟註問詩集傳成於淳熙丁酉易本義啓蒙成於乙巳丙午之間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成書雖久至己酉乃始序而傳之楚辭集註韓文考異成於慶元乙卯禮書雖有綱目脫藁者僅二十有三篇其著書歲月次第可考也家禮編成而逸旣歿而其書出與晚歲之說不合先生蓋未嘗爲學者道也語孟中庸大學四書後多更定今大學誠意章蓋未易簣前一夕所改也是四書者覃思最久訓釋最精明道傳世無復

遺蘊至其他書蓋未及有所筆削獨見於疑難答問之際多所異同而易書爲甚晏淵所錄一編與本義異者十之三四大率多合先君文昭本傳之說文昭謂乾坤之用主於誠敬坎離之用主於誠明世未有通其義者而先生獨稱之其不執一說惟是之從如此故愚謂語錄與四書異者當以書爲正而論難往復書所未及者當以語爲助與詩易諸書異者在成書之前亦當以書爲正而在成書之後者當以語爲是學者類而求之斯得之矣不特此也先生平日論事甚衆規恢其一也至其暮年乃謂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爲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爲邪非語錄所載後人安得而知之是編也真不爲無益而學者不可以不之讀也先生又有別錄十卷所譚者炎興以來大事爲其多省中語未敢傳而卯火亡之今所存者幸亦一二焉嘉熙

戊戌月正元日後學三嵎李性傳書

饒州刊朱子語後錄後序

鄱陽所刊先師文公朱先生語錄固欲續池錄所未備然先師之言滿天下二錄所收亦豈能遽盡哉淳祐戊申杭將指江東鄱陽洪叔魯芹以其外大父吏部楊公方手所錄寒泉語見示既又於安仁湯叔遜次得其家藏包公揚所錄二公在師門爲前輩所錄尚未編入則所遺者亦多矣既而東陽王元敬必亦以所集刊本見寄又得里中朋友所傳一一家乃悉以次編入爲二十六卷先師之緒言雖未敢謂無復遺逸然所會粹益富矣獨念先師又有親自刪定與先大父西山講論之語及性與天道之妙名曰翁季錄者久未得出以流行於世豈斯文之顯晦固自有時乎竊尤有感於此故輒併識其拳拳之意云淳祐

巳酉中秋日門人建安蔡抗書

建安刊朱子語別錄後序

子朱子語錄行於世尚矣池錄三十有三家番本續錄四十有二家其三十四家池本所未有也再見者兩家錄餘凡六家又後錄二十三家其二十家亦池本所未有也再見者三家合三錄爲八十七家及門之士固有如謝先生在程門無錄者其有錄可傳者旣如此矣堅末學生晚嘉定癸未甲申間侍先君子官長沙師西山真先生倅弘齋李先生常進之函丈又侍長沙舒先生列岳麓諸生果齋李先生過潭又獲侍講席焉果齋先君子畏友也嘗介以登朱子之門堅繇是多見未行語錄手抄盈篋凡六十五家今四十年矣晚得池番本參攷刊者固已多然黃士毅所錄朱子親筆所改定者已見於輔廣錄中其所自

錄及師言則亦三錄所未有若李壯祖張洽郭逍遙所錄亦未有也揭來閩中重加會粹以三錄所餘者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刊者四家自爲別集以附續錄後集之末泰華高矣滄海深矣非有待增益也獨念蚤所聞於父師者罔敢失墜今幸是錄所已行者如此則其尚有所遺者敢附之一筆刪去哉亦並行之可也抑堅聞之大易居行先以學聚問辯中庸篤行先以學問思辯程子以講明道義論古今人物爲格物致知之首則學非問辯不明審矣朱子教人旣有成書又不能忘言者爲答問發也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其在成書引而不發者語錄所不可無也凡讀先生成書者兼攷乎語錄可也若但涉獵乎語錄而不玩味於成書幾何而不爲入耳出口之資爲已之學蓋不然也書於篇端以諭同志抑以自警焉咸淳初元嘉平

之月後學天台吳堅敬識

朱子語類後序

黃士毅

右語類總成七十家除李侯貫之已刊外增多三十八家或病諸家所記互有重複乃類分而考之蓋有一時之所同聞退各抄錄見有等差則領其意者斯有詳略或能盡得於言而首尾該貫或不能盡得於言而語脈間斷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詳者而它皆附於下至於一條之內無一字之不同者必抄錄之際嘗相參校不則非其間而得於傳錄則亦惟存一家而注與某人同爾既以類分遂可繕寫而略爲義例以爲後先之次第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之理則人物所以爲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極天地爲始乃

及於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群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責也然後自我朝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議論亦略具焉此卽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蓋文以載道理明意達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辭爲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製以務名家者然其與既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於後後明夫文爲末而理爲本也然始焉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略一曰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群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大學章句所謂

高入虛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爲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斯道未能盛行於世而誦遺書私淑艾者必不乏人不至於千五百年之久絕而不續反復斯編抑自信云

又

語類成編積百四十卷同志艱於傳錄而眉山史廉叔願鉸於木士毅之類次雖犯不韙而不復固辭者庶幾無傳錄之艱也獨池本陳埴一家惟論仁一條按遺文乃答埴書不當收爲類故今不載又輔廣所錄以先生改本校之則去其所改而反存其所勾者合三十餘條今亦惟據改本自首連數至君子所貴以前皆先生親改亦傳聞之誤當時雜改定者八十餘條耳或有一條析爲三四條如竇從周錄所見先生語之類今則復其舊或士毅所傳本多於刊本

如黃義剛者悉類入而不去文異者則姑注一二條云一本作某字以上皆與池本異者蓋池本雖黃侯直卿之所次輯然李侯貫之惟據所傳以授直卿而直卿亦據所授以加讐校且有增改於已讐校之後者不與焉故近聞之直卿欲求元本刊改而未能也至於或出於追述故得於傳聞則文辭之間不無差誤凡此之類讀者詳考四書及他記錄而折衷其所疑可也惟學類七卷雖出於臆見而實本先生教人之方後學於此三復而得夫入道之門則能總會是編而體之於身矣已卯九月望日門人莆田黃士毅謹識

眉州刊朱子語類序

開禧中予始識輔漢卿於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語言文字每過予相與熟是誦味輒移晷弗去予旣補外漢

先子語類序
七
卿悉舉以相畀嘉定元年予畱成都度周卿請刻本以幸後學予曰予非敢靳也所爲弗敢傳者恐以誤後學耳周卿艱然曰奚至是予曰予知今之學者之病乎凡千數百年不得其傳者今諸儒先之講析既精後學之粹類亦廣而閩浙庸蜀之鈐刻者已徧於天下若稍損貲用則立可以充厨牝凡苟有小惠纖能涉其大指則亦能以綴說緝文或以語諸人則亦若稍嘗從事焉者奚必誦先聖書而後爲學乎亦取諸此而足矣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而文公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脫是書之行其無乃非公所云云者乎吾甚懼焉周卿繇是姑徐之後數年竟從予乞本刊諸青衿彼不過予所藏十之二三耳然予且謂周卿曰子其以此意著於篇端俾學者毋襲是弊也其後李貫之刊於江東則已十之六

七令史廉叔所得黃子洪類本則公之說至是幾無復遺餘矣廉叔將板行以予有志於斯也屬敘所以作予爲言嘗以告周卿者廉叔曰然則已諸曰已之無傷雖然安於小成甘於自棄者氣質之偏而無以矯之也而乘藝好德之心誰獨無之予前所憂蓋爲世之專事乎耳日口筆苟以譁衆取寵而無志乎遠且大者也黨不忍自薄其身則無寧濇體熟玩以爲求端用力之模準者乎今未可槩以是爲疑而闕其傳盍遂以此冠篇而併刻之將聽學者之自擇焉子洪名士毅姑蘇人嘗類文公集百五十卷今藏之策府又類注儀禮未成書云嘉定十三年九月辛亥朔臨邛魏了翁序

徽州刊朱子語類後序

蔡抗

論語一書乃聖門高第所集以記夫子之嘉言善行垂訓後世

朱子語類之編其亦倣是意而爲之者也或曰語必以類相從豈論語意歟曰學而一篇所記多務本之意里仁七章所記皆爲仁之方若八佾之論禮樂鄉黨之記言行公冶長辨人物之賢否微子載聖賢之出處亦何嘗不以類哉天下之理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非有以會而通之則祇見其異耳大傳曰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而伊川之誨學者亦必曰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然則語類之集其有功於學者多矣新安舊有紫陽書堂而紫陽之書未備也通守洪君勳教授張君文虎相與謀以蜀本語類刊之越二歲而書成郡侯謝工部坐屬余爲跋其梗槩予不得辭也因僭爲之說曰理有可以類通而非可以類止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學者因其類以究極朱子之全書使此理融會通貫不枯於一事一物而止則無愧於吾夫子

觸類而長之訓也若夫憚煩勞安簡佚以爲取足於此則朱子固嘗以是爲學者病矣烏乎可抑二君推廣私淑之意亦賢矣哉淳祐壬子六月望日

徽州刊朱子語類後序

王佖

文公朱先生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壺山黃子洪取門人所錄語以類相從也先是池本饒本人各爲錄間見錯出讀者病焉子洪旣以類流傳便於玩索而微言精語猶有所遺佖每加訪求得所未見自是朋友知舊知其有心於纂輯亦頗互出所有以見示凡三十有餘家旣哀以爲發錄而繼之者尚未艾也佖幽居無事蓋嘗潛心而觀之審訂其複重參釋其端緒用子洪已定門目稗爲續類凡四十卷或謂前類不爲少矣又以續類附益之不已多乎竊謂學固戒於徒博然亦不可以不博而徑約

也又况文公先生之道高明廣大致極無遺學者正當盡博約之方而後精微中庸之趣始可漸而求必每觀諸家所錄以其間有淺深故於教告亦有不同其視文公先生之精蘊不能得其全者尚多有之必也篤信好學反復尋繹能知所盡心焉雖以前續之繁固將無所厭敷不然則雖先生平日已著為定論之書尚有所憚而不肯觀而况於此乎哉然則先生片言半語苟有所傳固不容有所忽而不究其所歸也新安魏史君蓋鶴山先生之嗣也近以紫陽所刊語類為寄因以續類為請而慨然欲併刊之以全書院之傳布其樂於闡明文公先生之遺訓蓋如此遂舉以屬之且竊識於後庶幾乎與願學之士從事於詳說反約之功云爾淳祐壬子冬

朱子語錄姓氏

廖德明	字子晦 南劍人	癸巳	以後所聞	池錄一	饒錄四十六
輔廣	字漢卿 慶源人 居嘉興	甲寅	以後所聞	池錄二	
余太雅	字正叔 上饒人	戊戌	以後所聞	池錄三	
陳文蔚	字才卿 上饒人	戊申	以後所聞	池錄四	
李閔祖	字守約 邵武人	戊申	以後所聞	池錄五	
李方子	字公晦 邵武人	戊申	以後所聞	池錄六	
葉賀孫	字味道 括蒼人 居永嘉	辛亥	以後所聞	池錄七 七八九 十一	
潘時舉	字子舍 天台人	癸丑	以後所聞	池錄十二	饒錄四十六
董銖	字叔重 鄱陽人	丙辰	以後所聞	池錄十三	饒錄四十六
竇從周	字文卿 丹陽人	丙午	以後所聞	池錄十四	
金去偽	字敬直 樂平人	乙未	以後所聞	池錄十五	

先子言類序

李季北 字季子 婺源人 丙申乙卯 所聞 池錄 十六

萬人傑 字正淳 興國人 庚子 以後 池錄 十七 饒錄 四十六

楊道夫 字仲愚 建寧人 巳酉 以後 池錄 十八

徐寓 字居父 永嘉人 庚戌 以後 池錄 十九 饒錄 四十六

林恪 字叔恭 天台人 癸丑 所聞 池錄 廿二 饒錄 四十六

石洪慶 字子餘 臨漳人 癸丑 所聞 池錄 廿三

徐容 字仁父 永嘉人 辛亥 所聞 池錄 廿四

甘節 字吉父 臨川人 癸丑 以後 池錄 廿五

黃義剛 字毅然 臨川人 癸丑 以後 池錄 廿六 饒錄 三十八

晏淵 字亞夫 涪陵人 癸丑 所聞 池錄 廿八

龔蓋卿 字夢錫 人 甲寅 所聞 池錄 廿九

廖謙 字益仲 衡陽人 甲寅 所聞 池錄 三十

孫自修 字敬父 宣城人 甲寅 所聞 池錄 三一

潘履孫 字坦翁 婺源人 居紹興 甲寅 所聞 池錄 三二

湯泳 字叔永 丹陽人 乙卯 所聞 池錄 三三

林夔孫 字子武 三山人 丁巳 以後 池錄 三四〇三五

錢木之 字子山 晉陵人 寓永嘉 丁巳 所聞 池錄 三六

會祖道 字 人 丁巳 所聞 池錄 三七

沈憫 字杜仲 永嘉人 戊午 以後 池錄 三八三九

郭友仁 字德元 山陽人 寓臨安 戊午 所聞 池錄 四二

李儒用 字仲秉 岳陽人 巳未 所聞 池錄 四三 饒錄 三十

黃榦 字直卿 三山人 巳未 所聞 池錄 四三 饒錄 一 饒後錄 二

何鎬 字叔京 邵武人 乙未 以前 饒錄 二

程端蒙 字正思 鄱陽人 巳亥 以後 饒錄 三

周謨 字舜弼 南康人 巳亥 以後所聞 饒錄 四五

潘柄 字謙之 三山人 癸卯 以後所聞 饒錄 六

魏椿 字元壽 建陽人 戊申 五夫所聞 饒錄 七 饒後錄 二十四

吳必大 字伯豐 興國人 戊申 巳酉 所聞 饒錄 八

黃雷 字子耕 後章人 戊申 所聞 饒錄 九十

楊若海 字夫之子 道 饒錄 十一

楊驥 字昂道 族兄 巳酉 甲寅 所聞 饒錄 十二

陳淳 字安卿 臨漳人 庚戌 巳未 所聞 饒錄 十三 十四

章伯雨 字蜚卿 甌寧人 庚戌 所聞 饒錄 十五

鄭可學 字子昂 莆田人 辛亥 所聞 饒錄 十六

滕璘 字德粹 新安人 辛亥 所聞 饒錄 十七

王力行 字近思 同安人 辛亥 所聞 饒錄 十八

游敬仲 字連叔 南劍人 辛亥 所聞 饒錄 十九

不知何氏 辛亥 同舍共聞 饒錄 二十

黃升卿 辛亥 所聞 饒錄 廿一

周明作 字元興 建陽人 壬子 以後所聞 饒錄 廿二

蔡懋錄 字行夫 平陽人 壬子 所錄 饒錄 廿三

楊與立 字浦城 人道夫從兄 壬子 同劉龔 栗譚見 饒錄 廿四

鄭南升 字文相 潮州人 癸丑 所聞 饒錄 廿五

歐陽謙之 字希遜 癸丑 所聞 饒錄 廿六

游倪 字和之 建寧人 癸丑 所聞 饒錄 廿七 饒後錄 二十五

楊至 字至之 泉州人 癸丑 甲寅 所聞 饒錄 廿八

潘植 字立之 癸丑 所聞 饒錄 廿九

王過 字幼觀 鄱陽人 甲寅 以後所聞 饒錄 三十

董拱壽 字仁叔 鄱陽人

甲寅 所聞

饒錄 三二

林學蒙 字正卿 二山人

甲寅 以後所聞

饒錄 三二

林賜 字聞一

乙卯 以後所聞

饒錄 三三

胡泳 字伯量 南康人

戊午 所聞

饒錄 三四

呂燾 字德昭弟煥字 德遠南康人

巳未 所聞

饒錄 三六

不知何氏

巳未 同舍共錄

饒錄 三九

吳壽昌 字大年 邵武人

丙午 同子浩錄

饒錄 四十四

楊長孺 字伯子 廬陵人

甲寅 見記

饒錄 四四

吳琮 字仲方 臨川人

甲寅 見記

饒錄 四五。已上三家非抵本覽者詳之

楊方 字子直 汀州人

庚寅 所聞

饒後錄 一〇。間有可疑

包揚 字顯道 建昌人

癸卯甲辰乙巳 所聞

饒後錄 三四五六。間有疑誤

劉炎 字人

巳酉甲寅 以後所聞

饒後錄 七

劉子寰 字所父 建陽人

巳未 所聞

饒後錄 八

邵浩

丙午 所聞

饒後錄 九

劉砥 字履之 三山人

庚戌 所聞

饒後錄 十

劉礪 字用之 三山人

巳未 所聞

饒後錄 十一

李輝 字聯父

饒後錄 十二

陳芝 字庭秀

壬子 所聞

饒後錄 十三

黃灝

饒後錄 十四

黃卓 字先之

饒後錄 十五

汪德輔 字長孺 鄱陽人

壬子 所聞

饒後錄 十六

吳振

饒後錄 十七

吳雉 字和中 建陽人

饒後錄 十八

朱子吾類序目

十一

鍾震 字春伯 潭州人

甲寅 所聞

饒後錄 十九

林子蒙

饒後錄 二十

林學履

巳未 所錄

饒後錄 廿一

蕭佐

甲寅 所聞

饒後錄 廿二

舒高

甲寅 所聞

饒後錄 廿二

李杞 字良仲 平江人

甲寅 所聞

饒後錄 廿六

張洽 字元德 清江人

丁未癸丑 所聞

附池錄後

黃士毅 字子洪 人

蜀類

徽續類

李壯祖 字處謙 邵武人

蜀類

李公謹

蜀類

一之

徽續類

郭逍遙

建別錄 十八

不知何氏

建別錄 十九

朱子語類卷目

卷之一

理氣上

太極天地

卷之二

理氣下

天地

卷之三

鬼神

卷之四

性理一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卷之五

性理二

性情心意等名義

卷之六

性情三

仁義禮智等名義

卷之七

學一

小學

卷之八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卷之九

學三

知行

卷之十

學四

讀書法上

卷之十一

學五

讀書法下

卷之十二

學六

持守

卷之十三

學七

力行

卷之十四

大學一

經上

卷之十五

大學二

經下

卷之十六

大學三

傳十章

卷之十七

大學四

或問上

卷之十八

大學五

或問下

卷之十九

論語一

綱領

卷之二十

論語二

學而上

大學言類

十一

大學言類

十二

卷之二十一

論語三

學而中

卷之二十二

論語四

學而下

卷之二十三

論語五

為政上

卷之二十四

論語六

為政下

卷之二十五

論語七

八佾

卷之二十六

論語八

里仁上

卷之二十七

論語九

里仁下

卷之二十八

論語十

公冶長上

九三言卷序目

十一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卷之二十九

論語十一

公冶長下

卷之三十

論語十二

雍也一

卷之三十一

論語十三

雍也二

卷之三十二

論語十四

雍也三

卷之三十三

論語十五

雍也四

卷之三十四

論語十六

述而

卷之三十五

論語十七

泰伯

卷之三十六

論語十八

子罕上

卷之三十七

論語十九

子罕下

卷之三十八

論語二十

鄉黨

卷之三十九

論語二十一

先進上

卷之四十

論語二十二

先進下

卷之四十一

論語二十三

顏淵上

卷之四十二

論語二十四

顏淵下

卷之四十三

論語二十五

子路

卷之四十四

論語二十六

憲問

卷之四十五

論語二十七

衛靈公

卷之四十六

論語二十八

季氏

卷之四十七

論語二十九

陽貨

卷之四十八

論語三十

微子

卷之四十九

論語三十一

子張

卷之五十

論語三十二

堯曰

卷之五十一

孟子一

梁惠王

卷之五十二

孟子二

公孫丑上之上

卷之五十三

孟子三

公孫丑上之下

卷之五十四

孟子四

公孫丑下

卷之五十五

孟子五

滕文公

卷之五十六

孟子六

離婁上

卷之五十七

孟子七

離婁下

卷之五十八

孟子八

萬章

卷之五十九

孟子九

告子

卷之六十

孟子十

盡心上

卷之六十一

孟子十一

盡心下

卷之六十二

中庸一

首章

卷之六十三

中庸二

第二章 至 第十九章

卷之六十四

中庸三

第二十章 至 末章

卷之六十五

易一

綱領上之上

卷之六十六

易二

綱領上之下

卷之六十七

易三

綱領下

卷之六十八

易四

乾上

卷之六十九

易五

乾下 止坤

卷之七十

易六

屯 止觀

卷之七十一

易七

噬嗑 止離

卷之七十二

易八

咸 止升

卷之七十三

易九

困 止未濟

卷之七十四

易十

繫辭上之上

卷之七十五

易十一

繫辭上之下

卷之七十六

易十二

繫辭下

卷之七十七

易十三

說卦序卦雜卦

卷之七十八

書一

虞書

卷之七十九

書二

夏商周書

卷之八十

詩一

綱領

卷之八十一

詩二

三百篇

卷之八十二

孝經

卷之八十三

春秋

卷之八十四

禮一

綱領

卷之八十五

禮二

朱子語類序目

卷之八十五

儀禮

卷之八十六

禮三

周禮

卷之八十七

禮四

小戴禮

卷之八十八

禮五

大戴禮

卷之八十九

禮六

冠昏喪

卷之九十

禮七

祭

卷之九十一

禮八

雜儀

卷之九十二

樂

卷之九十三

孔孟周程張子

卷之九十四

朱子語類序目

周子書

卷之九十五

程子書一

卷之九十六

程子書二

卷之九十七

程子書三

卷之九十八

張子書一

卷之九十九

張子書二

卷之一百

邵子書

卷之一百一

程子門人

卷之一百二

楊氏尹氏門人

卷之一百三

羅氏胡氏門人

卷之一百四

朱子一

自論為學工夫

卷之一百五

朱子二

朱子語類序目

三十七

論自注書

卷之一百六

朱子三

外任

卷之一百七

朱子四

內任

卷之一百八

朱子五

論治道

卷之一百九

朱子六

論取士

卷之一百一十

朱子七

論兵刑

卷之一百一十一

朱子八

論民財

卷之一百一十二

朱子九

論官

卷之一百一十三

朱子十

朱子言類序目

二十八

訓門人一

卷之一百一十四

朱子十一

訓門人二

卷之一百一十五

朱子十二

訓門人三

卷之一百一十六

朱子十三

訓門人四

卷之一百一十七

朱子十四

訓門人五

卷之一百一十八

朱子十五

訓門人六

卷之一百一十九

朱子十六

訓門人七

卷之一百二十

朱子十七

訓門人八

卷之一百二十一

朱子十八

訓門人九

卷之一百二十二

呂伯恭

卷之一百二十三

陳葉

卷之一百二十四

陸氏

卷之一百二十五

老莊

卷之一百二十六

釋氏

卷之一百二十七

本朝一

祖宗事實

卷之一百二十八

本朝二

法制

卷之一百二十九

本朝三

國初至熙寧人物

卷之一百三十

本朝四

熙寧至靖康人物

卷之一百三十一

本朝五

中興至今日人物上

卷之一百三十二

本朝六

中興至今日人物下

卷之一百三十三

本朝七

盜賊夷狄

卷之一百三十四

歷代一

卷之一百三十五

歷代二

卷之一百三十六

歷代三

卷之一百三十七

戰國漢唐諸子

卷之一百三十八

雜類

卷之一百三十九

作文上

卷之一百四十

作文下

拾遺

凡三條

朱子遺語之行於世也盛矣蓋本其舊者有三而從以類者二靖德嘗受讀而病其難也昔朱子嘗次程子之書矣著記錄者主名而稍第其所聞歲月且以精擇審取戒后之學者李公道傳之刊池錄也蓋用此法黃公榦既序之矣后乃不滿意蓋亦思夫讀者之不得其方也二公之心其亦韓子所謂堯舜之利民也大而禹之慮民也濇者乎是以黃公不自出其所錄其後李公性傳刊續錄於饒以備池錄之所未蔡公抗刊後錄又益富矣然饒錄最後三家李公嘗附致其疑而其四十二卷元題文說者以靖德考之疑包公揚所錄蓋公之子尚書恢嘗刻公所輯文說一編視此卷雖略而饒後錄所刊包公錄中往往有此卷中語是知此爲公所錄亡疑獨所載胡子知言一章謂書爲溺心志之大害者最爲疑忌後學使不知者謂爲先生語是當削去亡疑而李公不能察也語錄之難讀如此黃公之慮豈爲過哉語之從類黃子洪士毅始爲之史廉叔公說刻之蜀近歲徽州又刻之王公佖爲續類徽州又刻之昔張宣公類洙泗言仁祖程子意也而朱子以滋學者入耳出口之弊疑之魏公了翁援是爲學者慮當矣蔡公乃曰論語諸篇記亦以類則議者亦莫能破也然三錄二類凡五書者並行而錯出不相統壹蓋蜀類增多池錄三十餘家饒錄增多蜀類八九家而蜀類續類又有池饒三錄所無者王公謂蜀類作於池饒各爲錄之後者蓋失之而今池錄中語尚多蜀類所未收則不可曉已豈池錄嘗再增定邪抑子洪猶有遺邪子洪所定門目頗精詳爲力厯矣廉叔刻之不復讐校故文字甚差脫或至不可讀徽本附

以饒錄續類又增前類所未入亦爲有功惜其雜亂重複讀者尤以爲病而饒後錄新增數家王公或未之見未及收也靖德忘其晚陋輒合五書而參校之因子洪門日以續類附焉饒後錄入焉遺者收之誤者正之考其同異而削其複者一千一百五十餘條越數歲編成可繕寫顧文字浩博猶不敢謂亡舛誤覽者幸哀其劬而正之其或一二字可疑則元錄之訛無別本可訂定固不得輒改也諸公序語列之篇端合而考之黃公謂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已所以志學者之幸李公謂語錄與諸書異者當以歲月先後求之亦確論也獨論記者易差而謂李端伯猶爾則不然蓋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者乃伊川之說端伯不誤也讀書之難豈獨語錄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聖人法語是孔門所記猶可疑也而况後之書乎讀者誠能服膺乎精擇審取之訓以爲讀語類之法而又以滋入耳出口之弊云者爲讀語類之戒則庶乎可與共學矣景定癸亥秋八月戊申朔後學導江黎靖德書

李公性傳敘饒錄謂先生有別錄多談炎興大事未敢傳而亡於火猶幸存一二頃嘗問諸其家則所云存者亦不存矣甚可惜也因讀蔡公所刻包公錄已四卷其一卷旣與元題文說者相出入而他三卷所言大抵多炎興間事疑卽李公昔藏而今亡者但略無互見於諸家之所錄則與其子樞密所跋文說謂公所錄多且詳與世所傳大槩無異故藏而不出云者不相似樞密又謂公所錄已亡於建安之火不復存而湯氏乃有藏本是皆不能使人亡疑焉者靖德來盱江樞

密甫下世恨不及質之也近歲吳公堅在建安又刊別錄二冊蓋收池饒三錄所遺而亦多已見他錄者併參校而附益之粗爲寧編靖德適行郡事因輒刻之郡齋與學者共之咸淳庚午正月辛亥靖德再書

考訂

池饒三錄最號精善然猶不免誤字其可知者已輒改未詳則姑仍之覽者擇焉可也

黃子洪云池本陳填錄乃答填書不當取爲錄今觀廖德明錄中猶有答符舜功書一條饒本周謨錄有答謨書數條又程端蒙錄論知言養氣處全寫或問二段徽續類載呂燾錄孟子三條乃全寫集注今皆削

諸家所記重複者旣以類聚乃易見蓋池錄饒錄有自複出者

饒錄有已見池錄者饒後錄有饒錄已見者

如揚錄與不知何氏錄重複者

甚多蜀類自有複見者徽續類尤多前類所已見者又自有複

出者建別錄又多諸書所已見者刪去之餘十存二三耳

蜀類與池饒錄文異者從其文義之長

蜀類條目精詳然猶有誤入類者徽續類之誤尤多今悉刊正

徽類雖翻蜀本已增入饒錄九家然亦有差誤今刊正

徽類續類會粹當無遺矣然池錄中猶有十餘條未入饒錄中

遺者尤多今增入

諸錄中語有可疑者輒削之

建別錄第十九卷不知何氏錄中有師邲字乃趙恭父也二十卷中有礪日字乃劉用之也此二卷或二人所錄

朱子語類序目

朱子語類門目

黃氏

理氣

太極陰陽凡形於法象者二卷

鬼神

其別有三在天之鬼神陰陽造化是也在人之鬼神人死為鬼是也祭祀之鬼神神示祖考是也三者雖異其所以為鬼神者則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語鬼神之道矣故合為一卷

性理

論性不論氣不備故先總論人物之性而繼以氣稟之性為一卷古人之學必先知明夫名義故為學也易而求之不差後世名義不明故為學也難蓋有終身昧焉而不察者

又安能反而體之於身哉故以性情心意等之命名者為一卷仁義禮智等之命名者為一卷其三卷學

先之以小學為一卷總論為學之方為一卷次論知行為一卷次專論讀書之法為二卷乃致知之一端也次則及夫持守為一卷又次則終以行事為一卷共七卷朱子教人之序如此因敢次第之即大學致知而后誠意正心修身誠意正心修身而后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從上聖賢相承定法不容變易如近世之逞虛言而不實踐乃學者之罪正原於知之未致非教之失也苟或懲此別立法後致知而先行事則其始雖若有近效而其終之弊必至廢書而流於異端不然所見不充規模狹隘不過於循默自守而已所謂經綸大經則無矣非理學之功用也

大學五卷

論語三十二卷

孟子十一卷

中庸三卷

易十三卷

易類悉本卦爻次第上下繫說序卦亦本古注分章今從本義惟綱領三卷則略為義例氣數雖並行然有氣而後有數故先陰陽而數始次之物受形於氣數故圖書次之易本圖書而畫故伏羲六十四卦次之而原易之作則本教天下之占故卜筮次之而所以教天下之占者則假奇偶之體以象吉凶故象次之此伏羲之易朱子所謂本義也此

則爲二卷易始無辭更文王周公孔子而辭始備故三聖之易越千有餘年至程子而始演易之理邵子而始明易之數又至朱子而始推易之占故繼以三子之易然後總論夫讀易之方與夫卦爻等義可以類推而通者而復終之以人事以明易爲人事用也凡後世之言易者其得失略次於後使學者有考焉此則爲一卷上經四卷下經二卷下繫三卷說序雜卦一卷

書二卷

詩二卷

孝經一卷

春秋一卷

禮八卷

樂一卷

孔孟周程張邵朱子

自孔子及顏曾弟子至孟子繼以周程張子用附爲一卷周程所以上繼孔孟也然後分周子之書爲一卷程子之書爲三卷凡繫入近思者皆依卷次第別爲二卷其非入近思者以類而從別爲一卷文集附焉張子之書爲二卷亦別入近思者邵子之書爲一卷程子門人爲一卷楊氏尹氏門人爲一卷羅氏胡氏門人爲一卷朱子自論學工夫爲一卷論注書爲一卷已上諸經存者不入外任一卷內任一卷論治道一卷論取士一卷論兵刑一卷論民財一卷論官一卷訓門人九卷

呂伯恭一卷

陳葉一卷

陸氏一卷

老氏一卷

釋氏一卷

本朝六卷

歷代三卷

戰國漢唐諸子一卷

雜類一卷

作文二卷

朱子語類卷第一

理氣上

太極天地上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

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淳

問：昨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

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

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

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曰：

所謂體者是強名否？曰：是。曰：理無極，氣有極否？曰：論其極，將

那處做極。淳

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方子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人傑

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明德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錄

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氣積為質，而性具焉。敬仲

問理與氣。曰：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

一箇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箇理。夔孫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

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

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着動

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

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

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

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

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動靜陰陽之理，而易

只是乾有之。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

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

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却出入乎其間也。又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檐。或取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為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夔孫。義剛錄同。

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查滓。淳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人傑

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又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故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問道之體用。曰。假如耳便是體。聽便是用。目是體。見是用。祖道

或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邪。後有理先有氣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子。白地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濶底世界。無形迹。他卻不會造作。氣則能

醞釀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氣，則理便在其中。獨

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

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也。須有先後。且如萬一山

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却只在這裏。胡泳

徐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

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天地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為。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

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

心而無為。淳

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

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

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

字似帝字。夔孫義剛同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切，謂天地無

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

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

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為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

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

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

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

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中間

欽夫以為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

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

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說

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道夫

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方問。上帝降衷于民。天將降大任於人。天祐民作之君。天生物因其才而篤。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必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凡此等類。是蒼蒼在上者。真有主宰如是邪。抑天無心。只是推原其理如此。曰。此三段只一意。這箇也只是理如此。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禍於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邵堯夫經世吟云。羲軒堯舜湯武桓文。皇王帝霸。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兩漢。又歷三分。東西倣擾。南北紛紜。五胡十姓。天紀幾焚。非唐不濟。非宋不存。千世萬世。中原有人。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一治。

只是須是還他中原。淳帝是理為主。淳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裏要人見得。問。又問。經傳中天字曰。要人自看得分曉。也有說蒼蒼者。也有說主宰者。也有單訓理時。天地初開。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

天地初開。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

便拶許多查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滓

清剛者爲天重濁者爲地。道夫

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推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道夫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推在中間噴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道夫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振地却是空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闕逼塞滿皆是

天地之四向底下去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淵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端蒙

天只是一箇大底物須是大著心腸看他始得以天運言之。

日固是轉一匝然又有大轉底時候不可如此偏滯求也。備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滓滓地天之正色。備

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尙軟在。氣質方子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備

西北地至高。地之高處。又不在天之中。義剛

唐太宗用兵至極北處。夜亦不曾太暗。少頃即天明。謂在地尖處。去天地上下不相遠。掩日光不甚得。揚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揚

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脾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為曉。其所

經遮蔽處亦不多耳。義剛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筭氣。只筭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筭不得。安得是無內外。淳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

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

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問生第一

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

如今物之化生甚多。如虱然。揚

天地不怨。謂肅殺之類。振

可幾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曰。一

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道夫

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

有細。自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盃相合。貯水於內。

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水漏矣。過

問氣之伸屈。曰。譬如將水放鍋裏煮。水既乾。那泉水依前又來。

不到得將已乾之水去做它。夔孫

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腹脹。乃是。今若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復生。故其腹脹。及吸氣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却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如吸氣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時便死。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動而不屈。虛而愈出。橐籥只是今之鞞扇耳。廣

數只是筭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錯不齊如此。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

氣清。聰明而無福祿者。亦有得其氣濁。有福祿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臯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却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揚錄云。碩果不食之理。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却有精神。之甚五六十年。即定氣息未蘇了。是大可憂也。

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端蒙。陰陽五行。

陰陽五行之理。須常常看得在目前。則自然牢固矣。人傑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

陰。高。淵同。

問前日先生答書云。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節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應而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節

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端蒙

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植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却細推出來。備

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生水只是合下。便具得濕底意。

思。木便是生得一箇軟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者。土之精華也。又記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胡亂下一字。節

問黃寺丞云。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溫熱一作煖之氣便是火否。曰。然。胡泳。同。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可學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溫載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欽夫以為伊川未必有此語。蓋伯溫妄載。某則以為此語恐誠有之。方子

土無定位。故今曆家以四季之月十八日為土。分得七十二日。方子。高同。

若說播五行於四時。以十干推之。亦得七十二日。

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土寄

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

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五箇七十二日。共奏成三百六十

日也。備。

問古者取火。四時不同。不知所取之水既別。則火亦異否。曰。是

如此。胡泳。

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洞洞地而中却明者。陰中之陽也。

故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伯羽。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

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坎離。道夫。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備。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為

用也。季札。

春為感。夏為應。秋為感。冬為應。若統論春夏為感。秋冬為應。明

歲春夏又為感。可學。四時。

問學者云。古人排十二時。是如何。諸生思未得。先生云。志是從

之從心。乃是心之所之。古時字從之從日。亦是日之所至。蓋

日至於午。則謂之午時。至未。則謂之未時。十二時皆如此。推

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也。月則有缺時。日常實。是如此。如

天行亦有差。月星行又遲。趕它不上。惟日鐵定如此。又云。看

北斗。可以見天之行。夔孫。

朱子語類卷第一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

理氣下

天地下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備

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度。甚麼人去量來。只是天行得過處

為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為辰。節

有一常見不隱者為天之蓋。有一常隱不見者為天之底。節

叔器問天有幾道。曰。據曆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赤

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道是在那赤道之間。義剛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

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

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

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廝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而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着其中暗處。故月蝕。備

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時看時。有甚星在表邊。明日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胡泳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日即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及日矣。與日一般。是為一晷。揚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一周恰好。月却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稍遲一度。月必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曆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德明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為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但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於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闕祖

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

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故楊子太玄首便說日云云。向來久不曉此。因讀月令日窮於次疏中。有天行過一度之說。推之乃知其然。又如書齊七政疏中二三百字。說得天之大體亦好。後漢曆志亦說得好。義剛前漢曆志說道理處少不及東漢志較詳淳問月令疏地冬上騰夏下降。是否。曰：未便理會到此。且看大綱識得後。此處用度算方知。淳。義剛同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但天行過一度。日只在此。當卯而卯。當午而午。某看得如此。後來得禮記說暗與之合。派

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四分度之一。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

曆家以右旋爲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至

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會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曆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可檢看。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月常光。但初二三日照只照得那一邊。過幾日。漸漸移得正。到十五日。月與日正相望。到得月中天時節。日光在地下。逆從四邊出。與月相照。地在中間自遮。不過。今月中有影。云是莎羅樹。乃是地形。未可知。賀孫

義剛言伯靖以爲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爲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爲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趨來趨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是說滑了口後。信口說。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李通常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袞得不在舊時處了。先生至此。以手畫輪子曰。謂如今日在這處。明日自是又袞動着些子。又不在舊時處了。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

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
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次日仲默附至。天說曰。天體至
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
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小。亦繞地一周。而在天
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
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
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
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
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
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
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
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
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
齊。是為一章也。先生以此示義。剛曰。此說也。分明。義剛
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
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鶴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
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
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
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

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着改做順字。退字皆着改做進字。備

晉天文志論得亦好。多是許敬宗爲之。日月隨天左旋。如橫渠說較順。五星亦順行。曆家謂之緩者。反是急。急者反是緩。曆數。謂日月星所經歷之數。揚

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曰。正是月行得遲。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曰。曆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爲進底度數。天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曆家若如此說。則算着那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聞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却是順算。胡涿

程子言日升降於三萬里。是言黃赤道之間相去三萬里。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繞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過一度。日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爲退一度。至一年。方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遲。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會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爲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爲日月來往。地在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

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星亦受日光。但小耳。北辰中央一星甚小。謝氏謂天之機亦略有意。但不似天之樞較切。淳

日月升降三萬里之中。此是主黃道相去遠近而言。若天之高。則里數又繁遠。或曰八萬四千里。未可知也。立八尺之表。以候尺有五寸之景。寸當千里。則尺有五寸。恰當三萬里之半。日去表有遠近。故景之長短為可驗也。曆家言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日月星辰亦皆左旋。但天之行疾如日。天一日一周。更攙過一度。日一日一周。恰無贏縮。以月受日光為可見。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伴更無虧欠。唯中心有少壓翳處。是地有影蔽者爾。及日月各在東西。則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為上弦。又減其半。則為下弦。逐夜增減。皆以此推。地在中。不為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算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眾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眾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旁。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為天之樞紐是也。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二者緊合。所以其光掩沒在朔。則為日食。在望。則為月蝕。所謂紆前縮後。近一遠三。如自東而西。漸次相近。或日

行月之旁。月行日之旁。不相掩者。皆不蝕。唯月行日外。而掩日於內。則爲日蝕。日行月外。而掩月於內。則爲月蝕。所蝕分數。亦推其所掩之多少而已。謨

日月升降三萬里中。謂夏至謂冬至。其間黃道相去三萬里。夏

黃道高冬至黃道低伊川誤認作東西相去之數。形器之物。雖天地之

大。亦有一定中處。伊川謂天地無適而非中。非是。揚

先生論及璣衡及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重。一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銖

周髀法謂極當天中。寸遶天而行。遠而不可見者爲盡。此說不是。問論語或問中云。人地三十六度。北極高出地

三十六度。如何。曰。圓徑七十二度。極正居其中。堯典疏義甚詳。德明

季通嘗設一問云。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某無以答。後思之。只是極星便是北。而天則無定位。義剛

南極在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星在七十二度之內。義剛

月體常圓無闕。但當望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揚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

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如此則氣不和時便無月。恐無此理。其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彼必不會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則無有盈闕也。畢竟古人推究事物似亦不甚子細。或云恐是說元初有月時曰也說不得。壽

問弦望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如二分二至也是四分取半。因說曆家謂紆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備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李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

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德明

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胡泳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

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或錄云今人剪帛人貼鏡中以火光照之則壁上有礙耳。上圓光中有一人月為地所礙其黑暈亦猶是耳。

康節謂日太陽也。月少陰也。星陽也。辰太陰也。星辰非星也。又曰辰弗集於房。房者舍也。故十二辰亦謂之十二舍。上辰字謂日月也。所謂三辰。北斗去辰爭十二來度。日蝕是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月蝕是日月正相照。伊

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蓋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又曰日月會合。故初一初二月全無光。初三漸開。方微有弦上光是哉。生明也。開後漸亦光。至望則相對。故圓。此後復漸相近。至晦則復合。故暗。月之所以虧盈者此也。伯羽

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為災異。如今曆家却自預先算得。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有曆家以為當食而不食者。有以為不當食而食者。木之

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食為文者。關於所不見。陽祖

日食是為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無食。揚日月交蝕。暗虛。道夫。

遇險。謂日月相遇。陽遇陰為險也。振日月食。皆是陽陰氣衰。被廟朝曾下詔書。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皆不曉曆之故。揚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揚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備

莫要說水星。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派

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鑠退了星月之光。然

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揚

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為石者。揚

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大火辰

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二星之祀而已。是時又未

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却多驗。殊不可曉。廣

叔重問星圖。曰。星圖甚多。只是難得似圓圖說得頂好。天彎紙

却平。方圖又却兩頭放小不得。又曰。那箇物事。兩頭小。中心

漲。又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想見只是說赤道兩頭

小。必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節

風只如天相似。不佳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

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廣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

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

亦無雨雪。廣

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

衣。但見煙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眾山僅露峰尖。煙雲環繞

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

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

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以手畫圖。暈自內。裏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濚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備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下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本之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為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備

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方子
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為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敬仲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蝮蟻本只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義剛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揚
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

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
蜴做底。某少見十九伯說親見如此。別錄在十九伯誠確人語
必不妄。又此間王三哥之祖叅議者云嘗登五臺山。山極高
寒。盛夏携綿被去。寺僧曰。官人帶被來少。王甚恠之。寺僧又
爲借得三兩條與之。中夜之間寒甚。擁數牀綿被猶不煖。蓋
山頂皆蜥蜴含水吐之爲雹。少間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
見。明日下山。則見人言昨夜雹大作。問皆如寺中所見者。又
夷堅志中載劉法師者。後居隆興府西山修道。山多蜥蜴。皆
如手臂大。與之餅餌皆食。一日忽領無限蜥蜴入菴。井中之
水皆爲飲盡。飲乾卽吐爲雹。已而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
見。明日下山。則人言所下之雹皆如蜥蜴所吐者。蜥蜴形狀
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
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稜道。疑得初
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字從雨從包。是這氣
包住。所以爲雹也。

古今曆家。只推算得箇陰陽消長界分耳。人傑

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唐

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
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卽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季通
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人傑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
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
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
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

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的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問

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六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人傑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

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揚

中氣只在本月。若趨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人傑

沈存中欲以節氣定晦朔。不知交節之時適在亥。此日當如何分。方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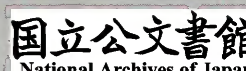
或說曆四廢日。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日。溫

公潛虛亦是此意。人傑

五子六甲。二五為干。二六為支。人傑

先在先生處見一書。先立春。次驚蟄。次雨水。次春分。次穀雨。次清明。云漢曆也。揚

子升問人言虜中曆與中國曆差一日。是否。曰。只如子正四刻方屬今日。子初自屬昨日。今人纔交子時。便喚做今日。如此亦便差一日。木之



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澁則必後天。稍闊則必先。未子而子。未午而午。淵

曆法。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

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道或問季通曆法未是。曰。這都未理會得。而今須是也會布算也。

學得似他了。把去推測。方見得他是與不是。而今某自不會理會得。如何說得他是與不是。這也是康節說恁地。若錯時

也是康節錯了。只是覺得自古以來。無一箇人考得到這處。然也只在史記漢書上。自是人不去考。司馬遷班固劉向父

子杜佑說都一同。不解都不是。賀孫陳得一統元曆。紹興七八年間作。又云局中暗用紀元曆。以統元為名。○文蔚

渾儀可取。蓋天不可用。試令主蓋天者做一樣子。如何做。只似箇雨傘。不知如何與地相附着。若渾天須做得箇渾天來。賀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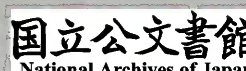
○或錄云。有能說蓋天者。欲令作一蓋天儀。不知可否。或云。以傘樣如此。則四旁須有漏風處。故不若渾天之可為儀也。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

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道夫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

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復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

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

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



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相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後來又見先生說崑崙為天地之中。中國在東南。未必有五萬里。嘗見佛經說崑崙山頂有阿耨大池。水流四面去其東南。入中國者為黃河。其水黑。水之類。又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問天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旋轉得緊。如急風然。至上面極高處。轉得愈緊。若轉纔慢。則地便脫墜矣。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花否。曰。然。備地理。

人言北方土地高燥。恐暑月亦蒸濕。何以言之。月令云。是月也。

土潤溽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想得春夏間天轉稍慢。故氣候緩散昏昏然。而南方為尤甚。至秋冬則天轉益急。故氣候

清明。宇宙澄曠。所以說天高氣清。以其轉急而氣緊也。備

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人

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直卿云。程子大爐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揚

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德明

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

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德明

陸子靜謂潮是子午月長。沈存中續筆談之說亦如此。謂月在

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方子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未異水本異而未同義剛

問先生前日言水隨山行何以驗之曰外面底水在山下中間

底水在脊上行因以指為喻曰外面底水在指縫中行中間

底水在指頭上行又曰山下有水今浚井底人亦看山脉節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

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

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

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是為龍

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

淳。義剛同

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遶海島諸山亦皆相

向。右。河南遶直至太山奏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

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

泉州常平司有一大圖甚佳揚

河東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州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

黃河繞之嵩華列其前廣

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

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也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

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

之兩邊策中山極高闊伊川云太行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

却是太行之虎山又問平陽蒲坂白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

曰其地饒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

侈泰如何都得備

河東河北皆遶太行山堯舜禹所都揚曰在太行下揚

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澤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礮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

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為臨安。又發去為建康。

江西山水秀拔。生出人來便要硬做。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耆舊

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其交之衝。又恐無類。

要作地理圖。三箇樣子。一寫州名。一寫縣名。一寫山川名。仍作圖時。須用逐州正斜長短闊狹。如其地厚。糊紙葉子以剪。

或問南北對境圖。曰。天下大川有一。止河與江。如淮亦小。只是

中間起虜中混同江。却是大川。李德之問薛常州九域圖如何。曰。其書細碎。不是著書手段。予決九川。距四海了。却逐旋

爬疏小江水。令至川。此是大形勢。

先生謂張倅云。向於某人家看華夷圖。因指某水云。此水將有

入淮之勢。其人曰。今其勢已自如此。先生因言。河本東流入海。後來北流。當時亦有填河之議。今乃向南流矣。

某說道。後來黃河必與淮河相并。伯恭說。今已如此。問他如何。

見得伯恭說見薛某說。又曰。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後來南流。虜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或錄云因時行淤田策。行得甚力。差官去監。那箇水也是肥。只是未蒙其利。先有衝頽廬舍之患。潘子善問如何可治河決之患。曰。漢人之策。令兩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地。步與他。不與他爭。放教他寬。教他水散漫。或流從這邊。或流從那邊。不似而今作堤去。封他。元帝時募善治河決者。當時集眾議。以此說為善。又問河決了。中心平處却低。如何。曰。不會低。他自擇一箇低處去。又問雍州是九州那裏高。曰。那裏無甚水。又曰。禹貢亦不可攷。其次第那如經里門簿。所謂門簿者。載此一都有田若干。有山若干。節

御河是太行之水出來甚清。周世宗取三關。是從御河裏去。三四十日取了。又曰。御河之水清見底。後來黃河水衝來濁了。曰。河北流是禹之故道。又曰。不是禹之故道。近禹之故道。節仲默問有兩漢水。如何有一水。謂之西漢江。曰。而今如閩州等處。便是東川。東川却有一支出來。便是西漢江。即所謂嘉陵江也。義剛

南康郡治。張齊賢所建。蓋兩江之咽喉。古人做事都有意思。又如利州路。却有一州在劍閣外。方子

漢荊州刺史是守襄陽。魏晉以後。以江陵為荊州。節吳大年曰。呂蒙城在邳州。其城方。其中又有數重。形址如井。今猶存。義剛

道州即舂陵。武帝封子為舂陵王。後徙居鄧州。至今鄧州亦謂

之春陵義剛

漢時人仕宦於瓜州者更極前面亦有人往長安西門至彼九千九百九十九里。揚

朱子語類卷第二終

朱子語類卷第三

鬼神

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著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底未
 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說盡了此便是合理會底理會得將間
 鬼神自有見處若合理會底不理會只管去理會沒緊要底
 將間都沒理會了。淳○義剛
問目別出

義剛將鬼神問曰呈畢先生曰此事自是第二著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此說盡了今且須去理會眼前事那箇鬼神事無形
 無影莫要枉費心力理會得那箇來時將久我看實處皆不
 曉得所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箇皆是面前事做得一件
 便是一件如易便自難理會了而今只據我恁地推測不知

是與不是亦須逐一去看。然到極處，不過只是這箇。義剛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
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
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
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
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必大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
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
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
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去偽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
電息，則鬼也。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
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
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爲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非卿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
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
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
心上事，才動必應也。恪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熹
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爲神，夜爲鬼。生爲神，死
爲鬼。豈不是界分。義剛

叔器問先生前說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
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義剛
淳同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甬。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卽此便見。道夫

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揚

因說神怪事。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恠出來。方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因說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揚謂冊子上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揚平昔見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先生曰。只是公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

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溪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爲祟。邵先生語程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無底人馬。程難之。謂鞍轡之類。何處得。如邵意。則是亦以爲有之。邵又言。蜥蜴造雹。程言雹有大者。彼豈能爲之。豫章曾有一劉道人。嘗居一山頂結菴。一日衆蜥蜴入來。如手臂大。不怕人。人以手撫之。盡喫菴中水。少頃菴外皆堆成雹。明日山下果有雹。此則是冊子上所載。有一妻伯劉丈。致中其人甚樸實。不能妄語。云嘗過一嶺。稍晚了急行。忽聞溪邊林中響甚。往看之。乃無止蜥蜴在林中。各把一物如水晶。看了去。未數里下雹。此理又不知如何造化。若用此物爲雹。則造化亦小矣。又南劔鄧德喻嘗爲一人言。嘗至餘杭大滌山中。常有龍骨。人往來取之。

未入山洞見一陣青煙出少頃一陣火出少頃一龍出一鬼
隨後大段盡人事見得破方是不然不信中有一點疑在終
不得又如前生後生死復爲人之說亦須要見得破又云南
軒拆廟次第亦未到此須是使民知信末稍無疑始得不然
民倚神爲主拆了轉使民信向怨望舊有一邑泥塑一大佛
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聚哭之頸上泥木
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先生謂一僧云問龍
行雨如何曰不是龍口中吐出只是龍行時便有雨隨之劉
禹錫亦嘗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見山下雷神龍鬼之類行雨
此等之類無限實要見得破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
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曰聖人便說只是如此
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先生因曰蜥蜴爲雹
亦有如此者非是雹必要此物爲之也揚

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天地間其
不信者斷然以爲無鬼然却又有真箇見者鄭景望遂以薛
氏所見爲實理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必大因問虹霓只是
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吸水亦必有腸肚只纔散便無了如雷
部神物亦此類必大

因說鬼怪曰木之精夔魍魎夔只一脚魍魎古有此語若果有
必是此物淳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泳○以下並在人鬼
神兼論精神鬼鬼

問死生有無之說人多惑之曰不須如此疑且作無主張因問
識環記井之事古復有此何也曰此又別有說話力行

問生死鬼神之理明作錄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
見得端的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便是生死

底道理未達曰精氣凝則為人散則為鬼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

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人得之以

有生明作錄云然氣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明作錄云清者屬陽濁者屬陰

知覺運動陽之為也形體明作錄作骨肉皮毛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

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

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

盡時明作錄云豎家所謂陰陽不升降是也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于地而

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

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

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

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

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

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必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

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

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

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

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

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

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

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

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

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

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羆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

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

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

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而因舉似南軒不信鬼神

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是氣否曰中是理便是仁義禮

是氣濁者是形象來凡無形者謂之精血是鬼謂之質所謂精氣為

物須是此兩箇相交感便能成物遊魂為變則所謂氣至此

已盡魂升于天鬼降于地陽者氣也歸于天陰者質也魄也

降于地謂之魄也知生則便知成只是此理夫子告子路非

拒之是先後節次如此因說鬼神造化之迹且如起風倣雨

震雷花始便有所謂人成則魂魄升降日漸散而不

復聚矣然人之魂魄先却有所謂來假來享此理如何曰若

是誠心感格彼之鬼氣未盡散豈不來享又問如周以稷

為始祖以帝嚳為所自出之帝子孫相去未遠尚可感格至

於成康以後千有餘年豈復有未散者而來享之乎曰夫聚

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疑結為一物而為性

也但人分上所合當者便是理氣有聚散理則不可以聚散

言也人成氣亦未便散得盡故祭祀神先有感格之理若世次

久遠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必竟只是

這一氣相傳下來若能極其誠敬則亦有感通之理釋氏謂

人成爲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只是許多氣來去夫

更不由造化生都廢却無是理也曰然則羊叔子識環之

事非邪曰史傳此等事極多要之不足信便有也不是正理

又問世之見鬼神者甚多不審有無如何曰世間人見者極

多豈可謂無但非正理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理蓋

真人氣未當盡而強成鬼魄無所歸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

上夜行見無數形象似人非人旁午克斥出沒於雨水之間

久之累纒不絕此人詢之知此鬼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成於非

命術寬抱恨固宜未散又問知此鬼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成於非

情狀矣又問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豈爲造化之迹乎

迹又論正理則庭前樹木數日春風便開此豈爲造化之迹乎

以爲怪不知此風雨皆是造化也但人常見故不知怪忽聞鬼叫則

爲精怪迷惑如此亦是造化之迹但非理之正耳交問世人多

罔象土之怪巖羊皆是氣之雜揉乖亂所生專以爲無則不

可謂無此理但非正理耳故謂之惟孔子所以不語學者未須

佛事必設此間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爲厲鄉曲凡有祭祀

爲所汚後因爲人放爆竹焚其醮所依之樹自是遂絕曰是他

枉成氣未散被爆竹驚散了醮請天地山川神祇却被他

鬼汚却以此見設醮無此理也○明作錄云如起風倣雨震

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見說鬼事便以

爲怪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

爲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

夫子吾真忘三

六

此事特不語耳南軒
說無便不是餘同

才卿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嘔吸
皆然。不獨歿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
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歿我。我是
未歿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去終古之所之兮。今道遙
而來東。羗靈竟之欲歸兮。
何須更用之云。既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
而忘反來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個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
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既歿。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他
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
之理。用之問遊魂為變。聖愚皆一否。曰。然。個問天神地祇人
鬼。地何以曰祇。曰。祇字只是示字。蓋天垂三辰以著象。如日
月星辰是也。地亦顯山川草木以示人。所以曰地示用之云。

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
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
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歿者。
所以既歿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歿。及僧道既歿。
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若聖賢則安於歿。豈有不散而為神
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歿而為靈怪也。嘗見輔漢卿
說某人歿。其氣溫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
如此。劉元城歿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辯色。而公
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麼樣氣魄用之。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
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
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
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歿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

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蒿卽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備。淳錄云。問其氣發揚於上。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則煙只管騰上去。淳云。終久必消了。曰。然。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質孫

因言魂魄鬼神之說。曰。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爲神。去者爲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爲神。而精爲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備。饒錄云。若以對待言。一半

身氣一半是精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賜

問魂魄。曰。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它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又問生魄死魄。曰。古人只說

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覺重聽多忘。是魄先衰。又曰。一片底。便是分做兩片底。兩片底。便是分作五片底。做這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迤邐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植

先儒言口鼻之呼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也。只說得大槩。却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管是晶瑩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為巢。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為巢。蓋魂氣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也。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為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為主。為幹。備

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淳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為。皆魂

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今魄之所以能運體便死矣。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備。有。魄。誤。耳目之聰明為魄。魄是鬼。某自覺氣盛則魄衰。童男。童女死而魄去化。○升卿。魄是耳目之精。魂是口鼻呼吸之氣。眼光落地。所謂體魄則降也。

或問口鼻呼吸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曰。精氣為物。魂乃精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注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人之說。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暖氣為火。運動為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或問氣之出入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魄。

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克滿於一身之中。魄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克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為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如何。曰。竅即體也。聰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為也。能記憶辯別者。魄之為也。備。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

強所以記得多。德明

問魂氣升於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於天上否。曰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蓋緣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人之將死便氣散卽是這裏無箇主子。一散便死。大率人之氣常上且如說話氣都出上去。夔孫魂散則魄便自沉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俱已用出二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卽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淳

問黃寺丞云氣散而非無。泳切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是不可謂之無。胡泳問有人死而氣不散者何也。曰他是不伏死如自刑自害者皆是未伏死又更聚得這精神安於死者便自無。何曾見堯舜做鬼來。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人傑錄畧伯有爲厲之事自是一理謂非死生之常理人死則氣散理之

常也。它却用物宏，取精多，族大而強，故其氣未散耳。雷

光祖問先生所答崧卿書，云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為厲，別是一

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

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

後為祟，事才發覺，當時便不為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

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

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

必散，人說神僊，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

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

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賀孫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

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

終於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

得終是不甘心。死，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浦城山中

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

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之。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

亦能於壁間寫字。但是墨較淡，不久又無。揚嘗聞張天覺有

一事亦然。鄧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云：說底是

甚麼？其人悟，謝之而去。揚

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

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

若是疴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

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

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

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噓吸爲氣。耳目聰明爲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賀孫

其氣凝結如此。廣

鬼。憑依言語。乃是依憑人之精神以發。問伊川記金山事。如

何曰。乃此婢子想出。問今人家多有怪者。曰。此乃魑魅魍魎

之爲。建州有一士人。行遇一人。只有一脚。問某人家安在。與

之同行。見一脚者入某人家。數日。其家果死一子。可學

鄭說有人寤寐間見鬼通刺甚驗者。曰。如此。則是不有不無底

紙筆。淳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

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淳

厚之問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

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何見籍溪供事一兵。肩前有

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可學

或問鬼神。曰。且類聚前輩說鬼神處看。要須自理會得。且如祭

天地祖考。直是求之冥漠。然祖考却去人未久。求之似易。先

生又笑曰。如此說。又是作怪了也。

神道。以下論祭祀祖考神示。

問性卽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賀孫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爲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畧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義剛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周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爲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爲鬼矣。又問。旣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畧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雉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出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義剛。淳同。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旣在此。又却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

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成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且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成。云以且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畱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成爾。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

祭甚爽鳩氏季荊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晉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此池作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其上。如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備

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爲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又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左傳說魄先魂而有。看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先有此體象。方有陽氣來附他。

鬼神以主宰言。然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之。祖考是你所承流之氣。故可以感。揚

蔡行夫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時舉

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格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

一物積於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備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燔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

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便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然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子蒙

問死後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盡誠以聚之。方能凝聚。若相奪。享享事。如伊川所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

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這夢。也不可知。子蒙

問死後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爨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

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筮傳。占春將雞子就上
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釁龜之意。又曰。古人立
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子蒙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
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
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淳。以下論祭

祀神

漢卿問天神地示之義。曰。注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
以示人。謂之示。人傑

地祇者。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義。

地之神。只是萬物發生。山川出雲之類。振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

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

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

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霽。今廟宇

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

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賀孫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霽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

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

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為也。五祀之

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霽兼統陰陽。就一事

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壯祖

或言鬼神之異。曰。世間亦有此等事。無足怪。味道舉以前日魂

氣歸天。體魄降地。人之出入氣。即魂也。魄即精之鬼。故氣曰

陽魄曰陰。人之死。則氣散於空中。之說。問人死氣散。是無蹤影。亦無鬼神。今人祭祀。從何而求之。曰。如子祭祖先。以氣類而求。以我之氣感召。便是祖先之氣。故想饒本作祭之如在此。感通之理也。味道又問子之於祖先。固是如此。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長孺因說祭孔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木主。曰。向日白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某謂不必。但置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下。則可用籩豆簠簋。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地。甚無義理。蔡

汪德輔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旁親及子。亦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壯祖

問人祭祖先。是以己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為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因國之主。與自家不相關。然而也呼喚得他聚。蓋為天地之氣。便是他氣。底母就這母上聚他。故亦可以感通。曰。此謂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感通。用之曰。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他。若理相關。則方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國也。感他不得。蓋為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

土地他無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

子蒙

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辰神道緣衆人心都向它它便盛如狄仁傑只畱吳太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它見得無這物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夔孫賜錄畧

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縣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受久亦能散昔守南康緣久旱不免遍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弊屋狼籍之甚彼人言二五十年前其靈如響因有人來而帷中有

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壯神

風俗尙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堦旁衆人闐然以爲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着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告以從衆何爲不意公亦有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爲禍福請卽塋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繫勅額者則未可輕去。賀孫

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當初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

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爲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真君，遂改封爲真君。向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爲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爲真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我封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復一時用兵，托爲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數萬來頭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錢，利路又有梓潼神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爲靈。古人釁鐘釁龜，皆此意。漢卿云：季通說有人射虎，見虎後數人隨着，乃是爲虎傷死之人，生氣未散，故結成此形。先生曰：仰山廟極壯大，亦是占得山川之秀。寺在廟後，却幽靜。廟基在山邊，此山亦小，但是來遠，到此溪邊上，外面群山皆來朝。寺基亦好。大抵僧家寺基，多是好處。往往佛法入中國，他們自會尋討。今深山窮谷好處，只得做僧寺。若人家居，必不可。因言僧家虛誕，向過雪峯，見一僧云：法堂上一木毬，纔施主來做功德，便會熟。某向他道：和尚得恁不覺灑。只要戀着這木毬，要熟做甚。因說路當可向年十歲，道人授以符印。父兄知之，取而焚之。後來又自有漢卿云：後來也疎脫。先生曰：人只了得每日與鬼做頭底，是何如此無心得。則鬼神服，若是此心洞然，無些子私累，鬼神如何不服。賀孫淳同。

論及請紫姑神吟詩之事。曰：亦有請得正身出見。其家小女子見不知此是何物。且如衢州有一箇人，事一箇神，只錄所問事目於紙，而封之祠前。少間開封，而紙中自有答語。這箇不

知是如何。義剛

問嘗問紫姑神。云云曰。是我心中有。故應得。應不得者。是心中亦不知曲折也。方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人傑。方錄云。老子

云。以道治世。則其鬼不神。此有理。行。正當事。人自不作怪。棄常則妖興。

朱子語類卷第三終

朱子語類卷第四

性理一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呼喚得都一般。畢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此箇道理。其傳猶未泯。如劉定公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鄭子產論伯有為厲事。其窮理煞精。廣

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大雅

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若海

問五行均得太極否。曰。均。問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

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可學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

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德明

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備

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當時所記。改人之之字。為性字。姑兩存之。節。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大雅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

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備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

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

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

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

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

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

士毅錄作以不能推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

者如貓相乳之類溫公集載他家一貓又更差異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

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

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

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

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獾之祭蜂

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

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夷狄便在人與禽獸

之間所以終難改。備

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

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螻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

之分而已。備

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

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

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

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夔孫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碗去取。只得一碗。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備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一似都無了。夔孫

天地間非特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鳥獸草木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耳。敬仲

某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綱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關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

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爲也。以是觀之。尙何疑哉。有以集注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略爲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析

子晦問人物清明昏濁之殊。德輔因問堯舜之氣。常清明冲和。何以生丹朱商均。曰。氣偶然如此。如瞽瞍生舜是也。某曰。瞽瞍之氣。有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時而昏濁。先生答之不詳。次日廖再問。恐是天地之氣一時如此。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裏過來。德輔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睚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卻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所以易昏。錄

虎遇藥箭而死也。直去不回。虎是剛勁之物。便死得也。公正。個有飛蟻爭集於燭而死。指而示諸生曰。此飛而亢者。便是屬陰。便是成之者性。莊子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道夫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之氣又別。他都無知了。廣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人傑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爾。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在裏。至大而天地。生出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

有箇物事積踏恁地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又曰。且如今言藥性熱。藥何嘗有性。只是他所生恁地。道夫

徐子融以書問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卽是本然之性。先生曰。子融認知覺爲性。故以此爲氣質之性。性卽是理。有性卽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先生曰。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氏云。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人亦有昏愚之甚者。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則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廣

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爲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節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賀孫

問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箇筆。人把兔毫來

做筆。才有筆。便有理。又問筆上如何分仁義。曰。小小底。不消
恁地分仁義。節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
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祖道

季通云。在陸者。不可以入水。在水者。不可以居陸。在陸者。陽多
而陰少。在水者。陰多而陽少。若出水入陸。則龜獺之類是也。
端蒙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本是
得陽氣。本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
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
者。如雉鵬之類是也。唯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
中陰者。端蒙

問物有夏秋間生者。曰。生得較遲。他又自有箇小四時。方子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

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

池本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

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

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瘁。亦是

義底意思。因舉康節云。植物向下。頭向本乎地者親下。故濁

動物向上。人頭本乎天者親上。故清。獼猴之類。能如人立。故

特靈怪。如鳥獸頭多橫生。故有知無知相半。德明。銖錄云。本乎天者親上。

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所以無智。此康節說。

純叟言。枇杷具四時之氣。秋結善蕾。冬花。春實。夏熟。才熟後。又

結菩蕾。先生顧謂德明曰。如此看去。意謂生理循環也。○德明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春花

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日。必竟

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才發便發盡了。故不能

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將

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死。此亦是氣將脫也。廣

看茄子內一粒。是箇生性。方

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為之賦予如此。只是二氣錯綜參差。

隨其所值。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天所命否。曰。只

是從大原中流出來。模樣似恁地。不是真有為之賦予者。那

得箇人在上面分付這箇。詩書所說。便似有箇人在上恁地。

如帝乃震怒之類。然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

以帝名之。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降便有主宰意。問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盈乎兩間。生生不窮。

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風雷之所以鼓動。山川之所以流

時。皆蒼蒼者實有以主其造化之權邪。抑只是太極為萬化

樞紐。故萬物自然如此。曰。此與前只一意。淳。以下論氣質之性

語厚之。昨晚說造化為性。不是造化已是形而下。所以造化之

理。是形而上。蜚卿問。純亦不已。是理是氣。曰。是理。天命之謂

性。亦是理。天命。如君之命令。性。如受職於君。氣。如有能守職

者。有不能守職者。其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

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為人物。理何所受。曰。極是極是。

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可學因看管等說性。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必大錄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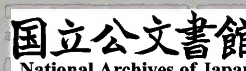
下云性畢竟無形影只是程子性即理也。此說最好。今且以
心中所有底道理是也。理言之。畢竟却無形影。只是這一箇道理。在人。仁義禮智。性
也。然四者有何形狀。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
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也。譬如論藥性。
性寒性熱之類。藥上亦無討這形狀處。只是服了後。却做得
冷做得熱底。便是性。便只是仁義禮智。孟子說仁義禮智根
於心。如曰惻隱之心。便是心上說情。又曰。邵堯夫說性者道
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道
之形體。然若無箇心。却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
這性。發用出來。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
吾儒以性為實。釋氏以性為空。若是指性來做心說。則不可。
今人往往以心來說性。須是先識得。方可說。必大錄云若指
有知覺者為性

只是說
得心字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若以天命之性為根於心。
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謂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
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又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
只是渾然。所謂氣質之性。亦皆在其中。至於喜怒哀樂。却只
是情。又曰。只管說出語言。理會得只見事多。却不如都不理
會得底。又曰。然亦不可含糊。亦要理會得箇名義著落。皆○
人傑

必大錄
少異

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
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
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是發用處。性只
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袞同。才有天命。便有
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

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必大錄此云有氣質之性無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孟子之論，蓋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是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又曰：才又在氣質之下，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性，說得儘好，只是不合不說破箇氣質之性。却只是做性說時，便不可。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也。若荀楊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既不論性，便却將此理來昏了。又曰：臯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伯豐曰：康衡疏中說治性之道，亦是說氣質。譬謂寬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功夫。先生皆然之。或問：若是氣質不善，可以變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如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皆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為，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為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



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個

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翰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

也。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端蒙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大抵此理，有未分曉處。秦漢以來傳記所載，只是說夢。韓退之畧近似。子有餘年，得程先生兄弟出來，此理益明。且如唐劉知幾之子云：注述六經之旨，世俗陶陶，知我者希，不知其書如何說。想亦是擔當不得。如果能曉得此理，如何不與大家知。賀孫性只是理，氣質之性亦只是這裏出。若不從這裏出，有甚歸着。如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固是心，人心亦心也。橫渠言心統性情。人傑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

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道夫

蜚卿問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非氣質則無所寓。然人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舊見病翁云：伊川言氣質之性，正猶佛書所謂水中鹽味，色裏膠清。又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大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離乎陰陽。

而為言。道夫。閱祖錄云。氣稟之偏難除。釋氏云。如水中鹽色。中膠取不出也。病翁愛說此。

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

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

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禮

天地間只是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緣

氣質之稟。各有清濁。去偽

人所稟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袞來袞去。便有昏明厚薄

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廣

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

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備

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

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為善者是也。二氣相軋相取。

相合相乖。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

有惡有善。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丁復之

曰。先生解中庸大本。云云曰。既謂之大本。只是理。善而已。才

說人欲。便是氣也。亦安得無本。但大本中元無此耳。大雅

問理無不善。則氣胡為有清濁之殊。曰。才說着氣。便自有寒有

熱。有香有臭。備用

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袞來袞去。便有不正。如陽為剛燥陰為重濁之類。

氣升降。無時止息。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德明

人性本善。無許多不美。不知那許多不美。是甚麼物事。振

問趙書記。一日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曰。孟子言性善。是

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
謂之善固無兩般才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
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
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
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
浩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
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
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
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
為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
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勇猛直
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
故不能為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
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
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
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
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
而止矣青沈言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麟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伊川
謂是氣質之性固已曉然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不知是極
本窮原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嘗
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便有不相似處故孔子謂之相近孟子
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內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

人道性無有不善。卽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浩

問孔子已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孟子方才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會了。孟子說得麓。說得疎畧。孟子不曾推原原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義剛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子只見得不好底。揚子又見得半上。半下底。韓子所言。却是說得稍近。蓋荀揚說既不是。韓子看來端的。見有如此不同。故有三品之說。然惜其言之不盡。少得一箇氣字耳。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謂此也。力行

孟子上。元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氣質之性耳。人傑

道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會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

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剛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那氣籠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時舉。○柄錄云。善則氣稟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纔賦於氣質。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理管他不得。如父子本是一氣。子乃父所生。父賢而子不肖。父也管他不得。又如君臣同心一體。臣乃君所命。上欲循而下。沮格上之

人亦不能一
去督責得他

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卽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稟偏。則理亦欠闕了。問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所謂勝者。莫是指人做處否。曰。固是。又問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性。命能順天理否。曰。固是。又問橫渠論氣質之性。却分曉。明道生之謂性一章。却難曉。曰。它中間性有兩三說。須子細看。問云。生之謂性。它這一句。且是說稟受處否。曰。是。性卽氣。氣卽性。它這且是說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又問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云云。善固

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看來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它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德。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問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云云便已不是性也。看此幾句。是人物未生以前。說性不得。性字是人物已生。方看得性字。故才說性。便是落於氣。而非性之本體矣。曰。它這是合理氣一衮說。到孟子說性。便是從中間幹出好底說。故謂之善。又問所謂繼之者善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云云曰。它這是兩箇譬喻。水之就下處。它這下更欠言語。要須

爲它作文補這裏始得。它當時只是衮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顛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到得說水之清。却依舊是譬喻。問它後面有一句說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意却分曉。曰。固是。它這一段說得詳了。又問此理天命也。它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離氣不得。而今講學。用心着力。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夔孫

先生言氣質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之器盛之。則臭。以汙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粹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煞用氣力。然後能至。某嘗謂原性一篇本好。但言三品處。欠箇氣

字。欠箇來歷處。却成天合下生出一般人相似。孟子性善似也。少箇氣字。砥○伯羽錄云大抵孟子說話也。間或有些子不觀是處。只被他才高當時無人抵得他。告子

口更不曾得開

性如水。流於清渠則清。流入汙渠則濁。氣質之清者正者。得之則全。人是也。氣質之濁者偏者。得之則昧。禽獸是也。氣有清濁。則人得其清者。禽獸則得其濁者。人大體本清。故異於禽獸。亦有濁者。則去禽獸不遠矣。節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汙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而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睢鳩

之有別。曰仁獸。曰義獸。是也。備用

理在氣中。如一箇明珠在水裏。理在清底氣中。如珠在那清底水裏。而透底都明。理在濁底氣中。如珠在那濁底水裏。而外面更不見光明處。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淤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胡泳

敬子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至惡者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一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間以為人心初發。有善有惡。所謂幾善惡也。初發之時本善。而流入於惡者。此固有之。然亦有氣稟昏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椒之類是也。且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亦多矣。安得謂之無不善邪。曰不當如此說。如此說得不是。此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合下發得不善底。也有發得善。而

爲物欲所奪。流入於不善底。極多般樣。今有一樣人。雖無事在這裏坐。他心裏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虺相似。只欲咬人。他有甚麼發得善。明道說水處最好。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流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如此說。

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

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着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子未甚察。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爲。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着如此說。方盡。

閔祖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

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闕祖

性有偏者。如得木氣多者。仁較多。金氣多者。義較多。揚

先生曰。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如何。曰。

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

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可學

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

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

技藝。而不解讀書。如虎豹只知父子。蜂蟻只知君臣。惟人亦

然。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

身不變。然而為君則殺其臣。為父則殺其子。為夫則殺其妻。

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

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又問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鯀為

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

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如箕命推五星陰陽交際之氣。當

其好者。則質美。逢其惡者。則不肖。又非人之氣所能與也。備

問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氣。如

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小。曰。如才不足人。明得理。可為否。

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為。所謂克念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

得一二。如何做得。曰。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為

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可學

或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否。曰。

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行枝榦推箕人命。與夫

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處。如磁窰中器

物。聞說千百件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好者。此是異稟。惟人

亦然。瞽鯨之生舜禹亦猶是也。

人傑

問臨漳士友錄先生語論氣之清濁處甚詳曰粗說是如此然

天地之氣有多少般問堯舜生丹均瞽叟生舜事恐不全在

人亦是天地之氣曰此類不可曉人氣便是天地之氣然就

人身上透過如魚在水水入口出腮但天地公共之氣人不

得擅而有之。

德明

亞夫曰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為然。

節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

椿

問氣稟云云曰天理明則彼如何着得。

可學

問人有常言某人性如何某物性如何某物性熱某物性冷此

是兼氣質與所稟之理而言否曰然。

備

問指屋柱云此理也曲直性也所以為曲直命也曲直是說氣

稟曰然。

可學

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復舉了翁

責沈說曰他說多是禪不知此數句如何恁說得好。

義剛

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

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

端蒙○以下兼言命

安卿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

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

道夫

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

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備觀之兩種皆似

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所為也曰固然性則

命之理而已。

備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

皆同。淳○寓錄少異

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命。是言所以稟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伯羽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淳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

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

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一本作衰落孤單者。便為貧為賤為天。便為愚不肖為

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

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

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嘗謂命。譬如朝廷誥勅。心。譬如官人

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

便有縣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

人許多職事。別本云。道理只一般。氣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官

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三兩年一任。又再任者。

夭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做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趨一作

後來。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如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稟得昏濁者。這道理也只在裏面。只被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纖毫皆見。渾底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他只見得大本處。未說得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論氣。便不全備。論性不論氣。這性說不盡。論氣不論性。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楊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為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為性。以喜怒哀樂為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寓。淳錄自。橫渠以下同。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

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之木或問亾之命矣夫。此命是天理本然之命否。曰。此只是氣稟之命。富貴死生禍福貴賤。皆稟之氣。而不可移易者。祖道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與五十知天命。兩命字如何。曰。不知命。亦是氣稟之命。知天命。却是聖人知其性中四端之所自來。如人看水一般。常人但見為水流。聖人便知得水之發源處。祖道聞一問亾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

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擇之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然孟子又說當順受其正。若一切任其自然。而立乎巖墻之下。則又非其正也。因言上古天地之氣。其極清者。生為聖人。君臨天下。安享富貴。又皆享上壽。及至後世。多反其常。衰周生一孔子。終身不遇壽。止七十有餘。其稟得清明者。多夭折。暴橫者。多得志。舊看史傳。見盜賊之為君長者。欲其速死。只是不死。為其全得壽考之氣也。人傑

履之說。子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為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邪。抑其所稟亦有不足邪。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

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採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個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

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個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

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有。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着，便是命。可學

問：前日嘗說鄙夫富貴事。今云富貴貧賤是前定，如何？曰：恁地時節，氣亦自別。後世氣運漸乖，如古封建，畢竟是好人。在上。到春秋，乃生許多逆賊。今儒者多歎息封建不行，然行著亦可慮。且如天子，必是天生聖哲為之。後世如秦始皇在上，乃大無道人。如漢高祖，乃崛起田野。此豈不是氣運顛倒？問：此是天命否？曰：是。可學

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稟得盛者，其中有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無盛而短者。若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為棟梁，或賤而為廁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揚

